

田
顶
持
扶
品
作
点
重
年
2
0
0
7
会

我读李洱

於可训主编

“我读”文丛——当代文学新秀解读系列

求真的愉悦

魏天真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I206.7/214

2007

於可训主编



“我读”
文丛

当代文学新秀解读系列

我读李洱：求真的愉悦

魏天真 /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读李洱:求真的愉悦/魏天真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12

“我读”文丛—当代文学新秀解读系列/於可训主编

ISBN 978-7-307-05659-6

I. 我… II. 魏… III. 李洱—文学研究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84148 号

责任编辑:朱凌云

版式设计:詹锦玲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wdp4@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950×1260 1/32 印张:6.625 字数:140千字 插页:1

版次:2007年12月第1版 2007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05659-6/I·319 定价:15.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总 序

近十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在互联网上写作，或通过互联网发表、传播文学作品，逐渐成为一种时尚。以至于有人说，这种在互联网上写作，或通过互联网发表、传播的文学，将要取代传统的、在纸面写作和通过纸质的媒介发表、传播的文学。这样，网络上的文学（简称网络文学）或以电子媒介为载体的文学，逐渐吸引了读者的眼球，相形之下，传统的纸面的文学，或以纸质的媒介为载体的文学，也便退居到了边缘地带。随之而来的是，在网上写作的作者或曰网络文学作者，一旦登台，无论好孬，皆受热捧，而那些依旧默默地在纸面生存的作者，除已有文名者外，则难得青睐，甚而备遭冷落。以至于有些年轻的读者，谈及当今文学，但知有网络写手，却不知尚有“网”外作家。然则，这种新兴的以网络或其他电子媒介为载体的文学，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流行，由当初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按指网络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到如今的“梨花”（按指“梨花体”诗歌）盛开，已阅十余春秋寒暑，又似乎未见有公认的足以代表当今文学水平的精品力作问世，相反，却大都如过眼烟云，昙花一现，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端的没个了结。

我无意贬低在网络上的文学写作，和以各种电子媒介为载体的文学，或许在艺术和技术上，如同传统的在纸面的文学写作，和以纸质的媒介为载体的文学一样，它也有一个成长和成熟的过程，我们也可以期

待在这个过程中，它会创造出无愧于人类科学智慧和文学智慧的精品力作。但是，就目前的状况看，似乎还没有这种迹象，甚而也没有这种可能。而且，即使是在这种以网络和其他电子媒介为载体的文学领域，出现了真正的精品力作，那也是文学的另一种形态，而不是既有的文学形态的历史延续。既然如此，历史地评价当今中国文学的成败得失，瞻望中国文学的发展前途，就不能单单以网络等电子媒体上的文学为标准，而要把眼光转向由媒体营造的表面的文学繁华背后，在网络虚拟的梦幻的文学空间之下，向纸海深处、翰墨林中去寻找为我们向来所熟悉的文学样态。因为只有在这种样态的文学中，我们才能接通历史，识别新旧，评价优劣，我们才能把得住文学跳动的脉搏，跟得上文学行进的步伐。尤其是那些常常被我们称之为“新秀”的文学作者，在他们身上，既沉淀了文学的过去，又负载着文学的未来。当我们把眼光投向他们的作品，我们的心灵会从喧嚣中平静下来，我们会从困惑中看到希望，从迷茫中辨知未来。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和感受，我们编写了这套“当代文学新秀解读丛书”。

在阅读这些文学“新秀”作品的过程中，我经验了近三十多年来所未曾有过的的一种蜕变的愉悦和欢乐。也许他们的年龄会参差不齐，经历也判然有别，不符合当今流行的某种文学的代际分类法，但在他们身上，却有一个共同的值得我们庆幸的东西，是他们的观念和创作，既不像三十年前那样，受制于传统的路数和诸多文学教条，又不像近三十年来的某些时候那样，亦步亦趋地跟在西方后面学步，而是择取了一条新路。这条新路就是从一己的当下的经验出发，又

以适应一己的当下的经验为完美的艺术表达，并不特别顾及各种规范和讲究。所以他们的作品，无论题材的新旧，主题的深浅，艺术的雅俗，思想的丰啬，都是源于他们的生命和血肉，与诸多的主义和潮流无涉。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尽管近十余年来，有这许多的新作家“秀”出于文学之林，却无需以派别、代际、潮流、主义之名名之。唯其无名，有道是存，在他们当中，正蕴含着中国文学无限的发展前景和可能。

本丛书的写法，杂糅作者的生平和创作，不独采用文字材料，兼取与作者的对话、访谈。是所谓知人论世，物我齐一，取其切近也。文字也力求浅白随和，不作高头讲章式的论评，重在作者的阅读感受，故曰“我读”，取其平易也。总之，都是为读者着想，目的是希望读者通过这套丛书，在结识这些文学“新秀”的同时，庶几也增加一点对于中国文学的感情和信心。

於可训

2007年8月30日写于京师

目 录

引子: 谁曾目睹真相	1
------------------	---

文本与世界

一 《饶舌的哑巴》: 怀疑主义的青春期话语	19
1. 何谓“饶舌的哑巴”	20
2. 饶舌: 存活的证据	27
3. 哑巴: 从愤青到嬉皮士	31
4. 倾听无名的声音	36
二 《遗忘》: 新历史潮流中的神话现实	42
1. 故事: 相信或不信	42
2. 人物: 显影知识分子	47
3. 内涵: 遗忘的意义	52
4. 对话: 作者与读者	56
三 《花腔》: 历史诗学与乱世变文	61
1. 葛任如何牺牲	63
2. 个人何以消失	70
3. 习语的功能	74
4. 油滑的理由	81
四 《石榴树上结樱桃》: 未来历史的备忘录	89
1. 情境: 每下愈况之道	90
2. 表相: 自造困难的人	94

3. 意蕴：宿命还是荒诞 99
4. 立场：观望还是关怀 106

理解与阐释

- 五 复杂性、反讽、对话与写作意图 111
 1. 复杂性及其征候 111
 2. 复杂性的文化内涵 115
 3. 反讽及其功能 118
 4. 对话及其意义 121
- 六 历史、自我、怪诞与叙事风格 127
 1. 历史在虚构中的位置 127
 2. 历史、仿史、新历史 132
 3. 自我对人物的作用 136
 4. 怪诞和文本的诗性 144

交流与对话

- 七 “倾听到世界的心跳” 151
- 八 “异样的真实”和“二手的虚无” 169
- 九 “贾宝玉们长大以后怎么办” 185
- 后 记 203

引子：谁曾目睹真相

李洱今年四十。正所谓“人生的中途”。

人生的中途是但丁的灵魂追随维吉尔，上穷碧落下黄泉，寻求解惑之道的时候——虽然他那时还不到四十。

人生的中途也是著名的浮士德博士，为了相似的理由与魔鬼定契约，最终发出那更著名的喟叹的时候。

而与但丁、歌德一样以“最伟大的诗人”名垂青史的弥尔顿，此时正沉溺在为自由而战的圣斗士的狂热之中，向强大的敌人发出滔滔不绝的痛斥和诅咒，而那些使他流芳百世的史诗还要等待几十年才能诞生——要等到他老迈孤独、身陷囹圄、双目失明时，经由他喑哑的喉、干瘪的嘴，沉静地、壮丽地倾泻出来。用现在的话说，四十岁的弥尔顿还是一个真正的“愤青”，以他的沉重肉身担待着但丁的想象和歌德的虚构世界里的煎熬和奇遇，并且执迷不悟。

在汉语文学的世界里，虽别有一番景象，却也不无



▲ 写《花腔》期间，2001年，郑州。

相似之处。有多少诗人，比如李贺、王勃这些早夭的天才，和他们西方同人拜伦、雪莱等，不管际遇如何不同，都不曾有过凡俗的四十岁——他们等不及这个年纪就早已化作遥远的星宿，在天边独自闪亮，一任后人仰望、臆想和叹惋。

还有一些人，像《石头记》的作者这样，他们的四十岁应该是在世态炎凉中披肝沥胆，积聚着即将爆发的艺术能量……

列举了这许多人事，并不能证明什么问题，考虑到人们有过为了给某个作家写评传的适宜时间的争议，我想预先说明，如果一个四十岁的人为另一个四十岁的人写传记，对传记作者而言已经晚了，对传主来说也许尚嫌太早，但时间的早晚并不是问题；问题是，如果真的要作传，不论他们相隔着无尽的时空还是身处同一个世界，作传者都将无法恰如其分地评价传主，也不能自然地表达自己的理解。但是，如果一个四十岁的人只是阅读另一个四十岁的人，即使他的眼界狭小、思想偏激，也可以读出自己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可以丰富我们的世界，丰富我们的表达。特别是当读者和阅读的对象同属一个时代，那种理解的“不同”——只要它是诚实的——将是宝贵的。

在说道如许大人物之后来说自己，自然不敢有丝毫“忝列”的居心，但也不排除自我抬举的意愿——我算是四十中举，所幸，并没有像范进那样喜极而发疯。以我迄今并无半点差强人意的成就的身份去走近一个建立了声望的同龄人，我要为自己找到借口，以壮行色。实际上，当此时的我写下这最后一句的时候，已经相当气足，因为我意识到只需要遵从内心、尊重眼睛就行了。我亦正值不惑，我们都出生在那个

荒诞的年月，我们经历了、正经历着同样的时间流变。

还有什么比这更充足的理由吗？

小说的 1990 年代，是万象更迭、百味丛生的时代。

此时，先锋小说接续它在 80 年代的势头，加倍地勇猛精进，越来越多的写手沉浸在，或者装作沉浸在讲故事的乐趣里，“是怎么讲而不是讲什么”，他们很有把握地异口同声。

此时，新写实的作家打出了还原生活或展示生活的原生态的旗号。当然，更多的作家是在事先不知情、事后不认账的情况下被编排到这支队伍里来的，所幸这一派可算是以声威显赫、战果卓著而善终。

此时，一批女性主义者初出茅庐，风华正茂，即将开创我们中国自己的“身体写作”，正待歆享世人惊羡的目光，背负来自新旧道统的责难与骂名。到了 21 世纪的今天，不会有人问她们愿意还是不愿意，就被指认为“美女作家”的事实上的先驱。

此时，新历史主义者正挥舞手中的大棒，目标直指上下五千年。其实，明眼人非常容易看穿他们的套路，那就是，以不正经的态度对待已有的一切正经的说法，将所有的大人物一律塞进小人的模子里。最是其中几位大手笔，可谓仪态万方地玩历史名流于股掌之间。也不能说他们什么都不信，他们对这一点就有十足的把握：死人无法从坟墓里出来找他打官司。否则，也就不至于如此方便地、无休止地耍那套英雄变无赖、伟人成小丑的把戏了。

此时，一批夕阳老者，似乎在以血代墨，以笔代刀，不浇透心中的块垒死不瞑目。他们热衷于一面抒

放陈年的愤懑，一面刻写属于自己的最后的也是最好的季节。

此时，在这纷攘的文坛里，年轻的李洱正勤勉而机敏地忙碌着，为他的虚构城堡铺就了最初的石基和围墙。

虽然是形形色色，林林总总，这个时代的小说世界也并不曾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仍然是、必须是虚构的世界。不同的是人的眼光。我们对虚构的理解不觉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此时，虚构是一种建构真实的方式。作家们不再宣称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还冷酷地想到作家从来就不是这种“工程师”，只是他们自己。他们觉得，与不写作的人相比，作家仅多了点写字说话的冲动；更令人沮丧的是，为了生活和更好地生活，作家应景趋时，说了太多的假话，做了太多违心的事情，太多地屈从了他人的意志，而生活还得这样继续下去。

所以，此时有谁想当小说家，他多半想的是，借虚构的故事来说出真情实感；如果再多一点野心的话，也就是借虚构来享受一下操控世界的优越感，享受那种让摆布人的人遭受摆布的快感。

此时的写作已经完完全全地成了一种私人行为。这种状况，众所周知，得感谢那蜂拥而入的西方理论思潮，以及众多的域外名家大师。作为李洱的同龄人，我可以推想他为了热爱文学，如何在80年代的大学课堂内外接触了这一切而跃跃欲试，又如何在90年代为了真实的写作而过着激进的热血青年和讥诮的冷眼旁观者的双重生活。

用不着啰嗦，小说属于虚构叙事艺术，但是我还

将一再申明，虚构是此时的写作者用以向虚伪、虚假、虚饰开火的武器，虽然他们在战斗中亦免不了用虚伪、虚假和虚饰作为武器。

再往前追溯，1980年代是我们的作家成长的时代。摆脱桎梏、心灵刚刚开始苏醒的人们未及迈步，便迎头撞上了汹涌而来的各色浪潮。改革开放带来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全新局面，对国门之外的思想文化资源大快朵颐造成的生机勃勃而又略显无序的状态，至今想来，仍然令人兴奋、怀念。那时的大学，应该是所有这一切中最前沿、最敏感、最激动人心的地方。而我们生逢其时地身处在这样的校园里。那时候，虔诚地趴在窗台上听讲座的、亢奋地在宿舍里演说和辩论的、嚎叫着在街边小餐馆朗诵诗歌的都是我们。多么短暂多么美好多么独特的时光，注定只能在记忆中重现，以后不会再有了；之前也从未有过。

之前，是1970年代，我们发蒙的年代。回头看看我们那混沌未开的脑子，那一片空白的纯洁的心灵被填充了什么，也许是一件饶有兴味的事。我们只赶上读红宝书跳忠字舞的余绪，刚上小学，很快就投身到最火热的批林批孔运动和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之中。我在李洱的小说里，看到他对批林批孔运动的记忆，我感到如此熟悉、亲切，仿佛就是当年的我置身其中的生产队稻场里的情形，那是《石榴树上结樱桃》中的一段叙述：“批过‘孔老二’，又批‘林秃子’，然后再把‘孔老二’和‘林秃子’放到一个锅里煮，说他们都不是好东西，都是奸臣王八蛋，早就串通好了，一起来挖‘社会主义墙角’。”

我曾经非常惊讶，为了今天的小朋友竟然那么痴迷《武林外传》，他们能将剧中台词整段诵出，特别

是其中连篇累牍的哲学行话和陈词滥调，他们也模仿得有声有色，一字不差！转念之间也不觉奇怪了——因为我还没有忘记我的同学们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围绕林彪和孔丘究竟谁是谁的舅舅所展开的激烈的争论；没有忘记我们也曾各显其能竞相背诵《马恩列斯毛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长篇大论，虽然对其含义只字不懂。并且，我还非常想告诉今天的孩子们，想和他们交流我们的童年时代的经验：不知他们能否想象，1970年代漫画铺天盖地的情景？现在，只要听到“漫画”两个字，就会有一连串的漫画在我的脑海里鱼贯而出，它们原本呆在村庄和学校的大批判专栏里，有的是我们的小学课本上的插图，题目叫做“柳下跖勇批孔老二”、“少正卯勇批孔老二”、“李贽勇批孔老二”，“农民伯伯勇批孔老二”，等等。要等到很久以后，我才能明白，这伙挨批的和批人的，有的竟然相隔千年万里。印象里勇批孔老二的人们，他们的姿态和装备何其相似：一律在头顶用布巾缠着发髻，穿着半长不短的大襟衫子，系着腰带，要么用手握着或者按着宝剑，要么伸展着比宝剑更刚强的手指，器宇轩昂，目光如炬。那倒霉的孔老二只好在他们的怒目、指头和利剑下瑟缩着，獐头鼠目，占据画面很小的一角。还有一些漫画似乎都叫着“剥画皮”。有一组漫画深深镌刻在我的记忆里，那是“孔融让梨”的故事。漫画描绘的是，孔融小子——可怜他那么幼小就长了副可恶的老猴相——让给别人的那个大梨，原来是一个生了虫的烂梨子，“这个孔老二的孝子贤孙！”“这个假惺惺的坏蛋！”发出这画外音的是紧握拳头、紧锁眉头的正义凛然的红小兵。

在人生启蒙阶段，我们就养成了揭穿敌人的鬼把戏的本领和习惯，但显然没有学会发现真相；等到生活本身来给我们上课时，我们的见识中比较多的又是，以一种谎言戳穿另一种谎言，以这个假相替代那个假相。但我们仍然坚信诚实之为美德的信念。那是敬爱的撒谎的老师和其他权威人士教给我们的，那是有趣的读物教给我们的，也是我们仰慕的书本上的大人物教给我们的。就这样，真相、真实、真，成了我们心中解不开的结，成了我们一生的宿愿和宿命。

李洱即使不是这一类人的一个代表，他也是其中的一个有分量的分子。循着这条思路，我才能理解他在写作中，为什么一直对真相耿耿于心，为什么在质询真相是什么时候，还同样关心有多少种真相。

《遗忘》、《花腔》显示的是他探索真相的努力，《石榴树上结樱桃》展演了一种现实也就是一种真相。而写于整个 1990 年代的众多的中短篇，只是他对所亲历的真相的表达。他按照自己的方式揭示的真相，有时会简单得让人骇异，正如它们有时会复杂到令人骇异一样。比如《花腔》中曾写到特殊时期的群众宣传及其效果，场景是这样的：田汗召集老乡们开会，他变戏法，变出小鸡雏、帽子发给大家，引来一阵兴奋的骚动，“当有人喊着要毛驴的时候，田汗就说，只要大家好好干，他保管家家户户都养上鸡，喂上毛驴”，人们高兴坏了，一下子理解并接受了“共产主义”，“一袋烟的工夫，民众们就有了信仰”。有的时候，真相无异于奇闻异事，可是，如今世上的稀奇古怪还少吗？多一件少一件又如何？所以，当一个作家以提供真相为己任时，我们忍不住要问：除了真相，作家还要什么？他为什么写作？

为底层说话？

电影中的公民凯恩说道：我有为他们说话的手段，我有说话的资本和财富。我们的作家也是有着为“他们”说话的手段的人。目前有一种说法在流行，大意是，被说出的底层是说话者所说的底层，并不是真正的底层。这个说法真的道出了一些实情，的确有许多为底层说话的人把“底层”当作为自己谋名利的招牌，但，即使有许多人像“挟天子以令诸侯”一样在挟持底层，也不能说明底层可以被作家漠视。“底层”所指的人群毕竟是我们的现实中一种最庞大的“真实”，所以真正的问题是为“他们”说话的动机和方式的问题，而不是该不该为“他们”说话和“他们”需要不需要说话的问题。已经相当成熟和老练的李洱在 21 世纪这样说道：

我从北京郊区的农民的脸上看到了中原农民的脸，又从中原农民的脸上看到了北京人和上海人的脸，虽然北京人的眼睛常常从曲折的胡同瞥向红墙顶上的琉璃，上海人的目光常常从浑浊的黄浦江瞥向大洋对岸的女神；

我也并不是只看到富人——无论是城市的富人还是农村的富人，而看不到穷人，我还不至于如此糊涂。同样，我也不会只看到穷人而看不到富人，我还不至于如此偏激。但我理解那种因为内在的失衡而导致的普遍的怨恨。当生活在谎言的掩饰下进行着真实变革的时候，这种普遍的怨恨显得如此复杂暧昧，又如此意味深长；

为此，我写下了一些故事、一些场景、一些状况，也写下了我的忧虑、警觉和艰难的诉求。

我相信它在谎言和啼笑之外。但深于谎言，深于啼笑。^①

仅仅从这些话里，我们就能看到一个既不同于前人及同时代的前辈，也不同于后起之秀，不同于国外同行的作家。这不同，在于他自身的诚实，在于他探究真实的渴望。当他究诘自己的动机和意愿时，既不端着堂皇的架势，作痛心疾首的姿态，也没有丝毫的玩世不恭。这样的认真现在已经很稀罕了。下面这个说法虽然显得偏颇，打击面着实太宽，却也切中时弊：

作家想让自己成为“人类的朋友”，声称进入文学完全是出于对人的爱；只不过，在爱这一“假面具”的掩盖下……今天正在致力于揭示“文字”神秘性的耳朵，却听出对现实中人的仇恨在心，或至少是无动于衷的那种嘶嘶声……就像尼采兄的教士一样，作家也是一个作弊者，口口声声说是要拯救别人，实际上心里想的只是他自己——他是个“骗子”，装扮成心灵的医生。^②

这段话道出了产生“底层不需要被表达”及类似言论的原由。当然还有一些写作者，与此种姿态相反，故意作出无所事事、特立独行的样子，自认已经洞彻了善恶，一切都与己无干，他们最爱干、最拿手的就是睥睨时世、肆意取乐。事实上在他们那些装出来的流氓腔

① 野：《啼笑之外》，载《长篇小说选刊》2004年试刊号。

② [法]贝尔纳·亨利·列维：《萨特的世纪——哲学研究》，闫素平，第729~730页，商务印书馆，2005。